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六

起彊圉作噩盡昭陽單閼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壽三年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風令貪暴無度

居風

縣屬九真郡交州記曰山有風門常有風

縣人朱達等與蠻夷同反攻殺令

聚衆至四五千人夏四月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

死

守式又翻
兒五兮翻

詔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

閏月庚辰晦

日有食之

京師蝗

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輕錢薄

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

下選稼翻四府三公府及大將軍府

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

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已來

比毗至翻

良苗盡於蝗螟之口

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

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賢曰

詩曰大賂南金和玉
卞和之玉礫郎狄翻

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

義之純德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民自化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去洪荒之世未遠故其風朴畧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鄭氏曰蕭牆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蓋民可百年無

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

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

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賈誼

鵬賦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猷之求也

狀於鹽

夫欲民殷財阜

楊子曰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要在止役禁奪

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愍海內之憂戚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

賢曰

鑿刻也音口結翻

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

通下情也賢曰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亂堯乃微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喪是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

瞰若鑒翻視也賢曰三光日月

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有謫食之變星辰有錯行之異故視其文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不可不察

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伏念當

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進秉國之位

鷹揚天下鳥鈔求飽

鈔楚文翻

吞肌及骨並噬無馱誠恐卒

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卒讀曰猝賢曰役夫謂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如驪

山之徒也余謂陳涉黥布皆可以言役夫窮匠則山陽鐵官徒蘇令等是也

投斤攘臂登高

遠呼

呼火故翻

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有能

救其危也

言雖錢大方尺亦不能救天下之亂也

遂不改錢 冬十一月

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素紀在六月今從范書

長沙蠻反寇益陽

益陽

縣屬長沙郡賢曰縣在益水之陽今潭州縣故城在縣東

以司空韓績為司徒

績

善翻以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

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

收考授

諷雒陽令收考之也

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考異曰素紀曰冀以私憾專

殺議郎邴尊上蓋怒令從范書

京師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歟民失職歟宮室禁歟

婦謁盛歟苞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雲故謂之雲鄭玄曰雲吁嗟求雨之祭也服虔曰雲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

秋七月甲子太尉黃瓊免

以太常胡廣為太尉

冬十月帝校獵廣成

廣成苑在河南新城

縣遂幸上林苑

此上林苑在雒陽西

十二月南匈奴諸部並叛

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為度遼將

軍

考異曰按匈奴傳每除度遼將軍輒書之此陳龜及前李膺後种嵩皆不記一時既不當有兩官今約

其事分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

言三辰之行不順軌也

擢

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

之任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爾雅翼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

墾秦昔翻賢曰墾音

民數

更寇虜

數所角翻更工衡翻下租更同

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

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

賢曰更謂卒更

錢也

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馬於古公

西伯天下歸仁

古公賈父避狄去邠居岐從之者如歸市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

至豈復興金輦寶以為民惠乎

復扶又翻

陛下繼中興之統

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

中官

謂牧守出於中官之所引用也

懼逆上旨取過目前

過度也

呼嗟之

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悍下罕翻又侯肝翻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

單於豺狼之口

單與殫同盡也

功業無銖兩之効

十銖為銖二十四銖為兩

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

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長知兩翻

政未踰時功效卓

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

去羌呂翻

又宜

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

護匈奴中郎將護烏桓護羌校尉更工衡

翻校戶教翻

簡練文武授之灊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和賦

也更役也更工衡翻下同

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

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

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

易

京兆虎牙營扶風雍營皆都尉領之諸郡各有太守都尉

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

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為于偽翻

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

言重足而

立也重音直龍翻

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

奐為北中郎將

按奐傳即護匈奴中郎將

以討匈奴烏桓等匈奴烏

桓燒度遼將軍門

賢曰時度遼將軍屯五原

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

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

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

誘音酉

遂使斬匈奴屠各渠

帥

屠各匈奴別種也屠直於翻帥所類翻

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

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為單于

谷蠡音鹿黎

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

遣還庭

言春秋之義大居正賢曰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

宥其居正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厚宥之

考異曰袁紀元康元年四月

中郎將張奐以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為單于詔不許范書匈奴傳在延熹元年今從之

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

沮在呂翻賢曰挑猶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音徒了翻

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

以种噶為度遼將軍

种音冲噶工老翻

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

徵為尚書

復扶又翻

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

帝不省

省息景翻

龜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東都之臣

以死攻外戚者鄭引陳龜二人而已

种噶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

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

質音

致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

蜀乃去烽燧除候望

去羌呂翻

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蜀郡夷寇蠶陵

賢曰蠶陵縣屬蜀郡

故城在今翼州翼水縣西有蠶陵山因以名焉宋白曰翼州衛山縣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縣西有蠶陵山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永興二年聽行三年喪斷丁管翻

夏京師大水

六月鮮卑寇遼東

梁皇后恃姊兄

蔭執

奸順烈皇后兄大將軍翼也蔭庇也今人謂憑藉世資得官者為蔭官蓋取木為喻言能蔭庇其本

根也恣極奢靡無倍前世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

后崩恩寵頓衰后既無嗣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

鮮息淺翻

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進御轉希

按周禮注鄭衆云六宮後五前

一王之妃百二十人后一人夫人三人嬪九人世婦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鄭玄曰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上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禮所謂以時御叙于王所者也鄭玄又曰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案二鄭所云漢之宮中貫魚無序專房之譙蔽固後宮寧復有此制乎

后益憂恚

恚於
避翻

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

皇后於懿陵

賢曰諡法溫知曰獻

梁冀一門前後七侯

三皇后

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及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胤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

疑子馬潁陰侯胤子挑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

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

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京兆尹也校諸校尉也校戶教

冀專擅威

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

賢曰樹置也

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其四方調發

調徒弔翻

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

賢曰上第

乘輿乃其次焉

乘繩證翻

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

道路相望

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

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

恩

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

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

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樹為宛令

宛元翻

之官辭冀冀賓

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

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

比部必翻又毗寐翻連次也補朝闕

謂補朝政之闕也處昌呂翻朝直遙翻

自侍坐以來

坐徂卧翻

未聞稱一長者

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

客為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為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

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冀託以他事腰斬

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

成則退

蔡澤之言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

鮮息淺翻

今大將軍位極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縣車之禮

縣讀曰懸

高枕願神傳曰木

實繁者披枝害心

范睢曰木殖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

若不抑損盛

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

託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太原郝絜胡武好危言高論

好呼到翻

與著友善絜武嘗連

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

官移檄禽捕

司隸校尉領中都官徒千二百人冀蓋救都官從事使移檄禽捕也

遂誅武

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

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

貴人從子林慮侯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

家十餘人

人從才用翻

涿郡崔琦以文章為冀所善琦作外

戚箴白鵠賦以風

外戚箴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興三母有莘崇湯

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
扶若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積虧貫
魚不序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於驪惟家之索牝雞
之晨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舊圯剝至親並后匹
嫡淫女艷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荷爵負乘采食名都
詩人是刺德用不恤暴辛感婦拒諫自孤蜮蛇其心縱
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怨人謀鬼圖甲子
昧與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螭非但眈色母后尤
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
泯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寢如艷周妲己亡殷趙靈沙
丘戚姬人豕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死于外霍欲鳩子
身乃懼廢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歌
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
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
臣司戚敢告在斯箴言外戚之禍
深切故具載之撫昔呼風讀曰諷
冀怒琦曰昔管仲相

齊樂聞譏諫之言

樂音洛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

軍屢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

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

塞悉則翻

杜蔽主聽將使

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

玄黃者天地之色也使之改色言將使天地顛倒也鹿馬易形

指趙高秦二世之事琦之論可謂深切矣

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

冀捕得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

順帝永和六年冀為大將軍至是歲凡十九年

幾居希翻

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

與讀日豫

帝既不

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從兄子郎中鄧香妻

宣生女猛

從才用翻

香卒宣更適梁紀紀孫壽之舅也壽以

猛色美引入掖庭為貴人冀欲認猛為其女易猛姓為

梁冀恐猛姊壻議郎邴尊沮敗宣意

賢曰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

改梁姓也敗補邁翻

遣客刺殺之

刺七亦翻

又欲殺宣宣家與中常侍

袁赦相比

賢曰相鄰比也音毗至翻又音毗

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

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

呼小黃門史唐衡

小黃門史小黃門之掌書者也

問左右與外舍不相

得者誰乎

左右謂宦官也賢曰外舍謂皇后家也

衡對中常侍單超

單音善

小黃門史左悺與梁不疑有隙

悺工喚翻又音館

中常侍徐璜

黃門令具瑗

具姓也左傳有具丙瑗于卷翻曰宦者傳作中常侍具瑗今從梁冀傳

考異常

私忿疾外舍放橫

橫戶孟翻

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

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

朝直遙翻

迫脅内外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

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姦臣

脇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召璜瑗五人共定其議帝

齧超臂出血為盟

齧倪結翻噬也

超等曰陛下今計已決勿復

更言

復扶又翻

恐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黃

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

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恃威

行宮省故敢然惲於粉翻

具瑗敕吏收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

言欲

謀逆不由軌道也

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

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

丞郎尚書左右丞及尚書郎也操七

刀翻斂諸符節送省中使具瑗將左右廐驕

賢曰驕騎士也余按續漢

志太僕舊有六廐中興省約但置一廐曰未央廐主乘與及廐中請馬後又置左駿廐令別主乘興御馬未央

廐卒騎二十人右

虎賁羽林都候劔戰士

續漢志左右都候各一人

秩六百石主劔戰士徵循宮中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

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

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

盱音

吁徙封比景都鄉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不疑蒙先

卒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

照翻長知兩翻

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

校戶教翻

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不

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

三百餘人朝廷為空

偽為于翻

是時事猝從中發使者交馳

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

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

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壬午立梁貴人為

皇后追廢懿陵為貴人冢帝惡梁氏

惡烏路翻

改皇后姓為

薄氏

以文帝薄太后家謹良也

久之知為鄧香女乃復姓鄧氏

詔

賞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

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

單超新豐侯徐璜武原侯

具瑗東武陽侯左館上
蔡侯唐衡汝陽侯也

仍以館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

令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

賢曰尹勲宜陽都鄉霍訴鄴都亭張敬山陽曲鄉歐陽參

修武仁亭李瑋宜陽金門虞放
宛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

尉光祿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

空

臚陵如翻按西羌傳有北海太守盛苞其先姓奭避
元帝諱改姓盛按戰國時秦有盛橋則先自有盛

是時新誅梁翼天下想望異政黃瓊首居公位乃舉奏

州郡素行暴汙至死徙者十餘人

孟行下翻

海內翕然稱之

瓊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

滂普郎翻
少詩照翻嘗

為清詔使

風俗通曰汝南周勃太尉清詔使范史第五種以司徒清詔使冀州賢注云蓋三公府

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使疏吏翻

案察冀州

滂傳曰時冀州飢荒盜賊羣起以滂為清詔使案察

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

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

塞悉則翻

會詔三

府掾屬舉謠言

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條奏之是為舉謠言也頃者舉謠

言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默爾銜枚

滂奏刺史二

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

劾戶槩翻又戶

得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

害豈以汙簡札哉

汙烏故翻

間以會日迫促

會日謂三府榘屬會于朝堂之

也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

參考以究其實也

臣聞農

夫去草

去羌呂翻

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

貳甘受顯戮尚書不能詰

詰去吉翻

尚書令陳蕃上疏薦

五處士

處昌呂翻

豫章徐穉彭城姜肱

姓譚本自炎帝居於姜水因以為氏汝

南袁閔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曇徒含翻徐穉傳云延熹二年尚書

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書薦穉袁紀五年尚書令陳蕃

薦五處士按二年胡廣已為太尉五年穉已為光祿勳

今置在是年從范

帝悉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皆不至

書去廣名從袁紀

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

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

之免不辭免也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

一榻去則縣之榻坐榻也亦謂之牀縣讀曰懸後舉有道有道舉見五十卷安帝建

光元年家拜太原太守賢曰就家而拜之也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

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笈極常於家豫炙雞一

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暴乾暴步木翻日曬也乾音干以裹雞徑到

所赴冢隧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斗米飯白茅為藉以

雞置前酸酒畢

酸株衛翻
醇酒也

留謁則去

謁猶刺也

不見喪主肱

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

問音

常同被而寢不

應徵聘肱嘗與弟季江俱詣郡夜於道為盜所劫欲殺

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

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

命盜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

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精

廬求見徵君

賢曰精廬即精舍也以其
當徵聘故稱為徵君

叩頭謝罪還所

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

勞力到翻

帝既徵肱不至乃

下彭城

下邳稼翻

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閤以被韜面

賢曰韜藏也

言患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閔安之玄

孫也

袁安歷事明章和以忠篤稱

苦身修節不應辟召著隱居講授

不修世務曇繼母苦烈曇奉之逾謹得四時珍玩未嘗

不先拜而後進鄉里以為灋帝又徵安陽魏桓

安陽縣屬汝南

郡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

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

可去乎

去羌
呂翻

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

歸於諸子何有哉

賢曰若連時強諫死而後
歸於諸勸行者復何益也

遂隱身不

出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

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

康秉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

列校謂北軍五校尉
郎將即三署中郎將

校戶
教翻

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縑五千匹

上時掌
翻下同

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

與讀
曰豫

進封高鄉侯又

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

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白

馬令甘陵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

白馬縣屬東郡賢曰露布謂不封之

也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

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

誅猶召家臣搯殺之耳

家臣謂猶古之家相也搯乙革翻

而猥封謀臣

萬戶以上

謂單超等五侯也

高祖聞之得無見非

謂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

西北列將得無解體

賢曰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

孔子曰帝者諦也

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為言諦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色

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

用

賢曰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又曰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不經御省

御進省

悉升翻猶今言省審也

是帝欲不諱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

下遐稼翻下同

詔尚書都護劔戟送黃門北寺獄

都總也護監也詔尚書總

監左右都候劔戟士防送雲詔獄也或曰都護當作都候賢曰前書音義曰北寺獄即若虛獄

使中常

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

以忠諫獲罪

續漢志郡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上書願與雲同日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

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

昌不諱之諫

謂周昌比高祖於桀紂也

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

事見三十

二卷成帝元延元年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

謂暴如商

受剖賢人之心也復扶又翻下同

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沐茂

漢官儀曰雒陽市長

秋四百石屬大司農沐音木集韻曰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

郎中上官資並上

疏請雲帝恚甚

恚於避翻

有司奏以為大不敬

蓋三公及尚書奏也

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

濯龍

池在濯龍園中近北宮

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草澤愚儒

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慙不足加罪

慙陽降翻

帝謂霸曰帝

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

奏雲衆皆死獄中

霸疏奏若為雲等言而獄辭則致之死也

於是嬖寵益橫

太尉瓊自度力不能制

橫戶孟翻度徒洛翻

乃稱疾不起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言政事未有以勝於前朝也

諸梁秉權豎

宦充朝

朝真遙翻

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

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

橫戶孟翻復扶又翻

海內傷懼益以怨結

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

冀將衰乃陽毀示忠

陽毀梁氏以示忠於帝室

遂因姦計亦取封侯

周永與尹勳同
封侯注見上

又黃門挾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

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

惡以要爵賞

要一
遙翻

陛下不加清徵

范書黃瓊傳徵作激
激與澄同譬之水也

若清激則塵翳在上滓
濁在下不可得而混矣

審別真偽

別彼
列翻

復與忠臣並時

顯封粉墨雜糅

糅汝
救翻

所謂抵金玉於砂礫

賢曰抵投
也音紙

碎

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

瓊父香
為尚書

令甚為和帝所
親重荷下可翻

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

書奏不納

冬十月壬申上行幸長安

中常侍單超

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孫程之死追贈車騎將軍今及超之生存授之

十二月己巳上還自長安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

種羌寇隴西金城塞

姐音紫又音且也翻種章勇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

破之追至羅亭

賢曰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

斬其首豪

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

首燕由翻

詔復以陳蕃為光

祿勲楊秉為河南尹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

濟子禮翻負

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

百官志十百官刺史

皆有從事史員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其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

文書察舉非法皆州
自辟除通為百石

得臧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

超匡窘迫賂客任方刺羽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羽覺其姦捕方囚

繫雒陽匡慮楊秉窮竟其事密令方等突獄亡走尚書

召秉詰責秉對曰方等無狀釁由單匡乞檻車徵匡考

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校戶
教翻

時泰山賊叔孫無忌寇暴徐兗州郡不能討單超以是

陷第五種坐徙朔方

考異曰楊秉傳作超弟宦者傳
作弟子今從第五種傳范書李雲

死在延熹三年春袁紀在二年秋按楊秉傳三年坐救
雲免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坐單匡使客任方

刺衛羽繫獄亡走論作左校第五種傳匡遣客刺羽超
積忿以事陷種若如范書則雲死時單超已卒何得更
能陷種又雲書所論者立鄧后與封五侯事皆在二年
表紀似近之種傳又云衛羽為種說叔孫無忌無忌率
其黨與三千餘人降按帝紀延熹三年十一月無忌攻
殺都尉侯章又臧是訟種書稱種所坐盜賊公負筋力
未就然則種必不能
降無忌此說妄也 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守穉怒以

待之

稿與舊同

種故吏孫斌知種必死

斌與彤同

結客追種及於

太原劫之以歸亡命數年會赦得免種倫之曾孫也

第五

倫歷事光明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夫諸侯

上象四七

賢曰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

藩屏上國

屏必鄧翻

高祖

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

功

帝以鄧后故錄遵破羌之功
紹封萬世為南鄉侯

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

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

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

緯于貴翻

臣知封事已

行

封事謂封爵之事也

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女數

千

皇后紀曰光武中興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

並無爵歲時賞賜充給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

賢曰貲量也
衣於既翻

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

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為手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

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

從千容翻

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中主

為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

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

與讀曰豫

是以陛下

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前書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賢

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

折而設翻

今侍中面稱朕違敬

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累遷大鴻臚

臚陵如翻

會客星經帝

坐

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坐祖卧翻

帝密以問延延上封事曰陛下以

河南尹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

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

博塞之戲也

上下媿黷有虧尊嚴

媿私列翻

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善人同處則日

聞嘉訓

處昌呂翻

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

遠于願翻

納謬謬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

歸

三年春正月丙申赦天下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罷

事見上卷質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皆歸鄉里時帝本初元年

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見二兄歸具知事

本

事本謂事之所由生也

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

賢曰

太公謂祖父邵也

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燮

先事而圖之曰豫

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

難乃州郡

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

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

賢曰六尺謂年十五以下

李氏

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

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

年梁冀既誅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

重直用翻燮皆不受遂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

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

邪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

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婦人之識丈夫燮謹

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

而祠焉四節之祠謂四時之祭也為于偽翻丙午新豐侯單超卒賜東

園祕器棺中玉具

玉具即玉匣也

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

橫戶孟翻

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

回天言權力能回天也賢曰獨坐言驕貴無偶也

徐卧虎唐雨墮

卧虎言無人敢

櫻之也雨之所墮無不沾濕言其流毒徧於天下也考異曰太子賢註范書雨墮作兩墮云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按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

皆競起第宅以華侈

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僕從才用翻

兄弟姻戚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

較與權同音角

虐徧天下民不堪

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侯覽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

近濟北界

近其新翻
濟子禮翻

僕從賓客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

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

詣廷尉免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

之

皮氏縣屬河東郡賢曰故城在
今絳州龍門縣西長知兩翻

即日棄官西歸唐衡

兄珪為京兆尹

珪音
去

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

重灋盡殺之岐逃難四方

難乃
旦翻

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

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

安丘縣屬
北海郡

載與俱歸

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今孟子古註岐所
註也其發題辭亦

敘逃難之事

閏月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

復扶又翻

晨薄校尉段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

折而設翻

虜亦引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積石山

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

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

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

而還

帥師類翻降戶江翻下同

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六月辛

丑司徒祝恬薨

秋七月以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

放為司空

長沙蠻反屯益陽零陵蠻寇長沙九真

餘賊屯據日南衆轉強盛詔復拜桂陽太守夏方為交

趾刺史

復扶又翻
夏戶雅翻

方威惠素著冬十一月日南賊二萬

餘人相率詣方降

勒姐零吾種羌圍允街

姐音紫又
且也翻零

音憐種章勇
翻允音鈴

段頰擊破之

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

尉侯章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詔徵皇甫規拜泰山太守
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

百官志
丙署長

七人秩四百石黃綬宦
者為之主中宮別處

大疫

二月壬辰武庫火司

徒盛允免以大司農种嵩為司徒

考異曰袁紀在去
年按祝恬薨後有盛

允允免嵩為司徒相去半
年袁紀誤也今從范書

三月太尉黃瓊免 夏四

月以太常沛國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丘令

雍丘屬陳
留郡故杞

國也以禮讓化民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

恚可忍

恚於
避翻

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

去 甲寅封河間孝王子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奉孝

王後

賢曰杜預註左傳曰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故城
在今鄆州內鄉縣西南元嘉元年任城王崇薨無

子國絕今以博紹封河間
孝王開也任城孝王尚也

五月辛酉有星孛于心

晉書

天文志心三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
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李蒲內翻

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

原陵光武陵

己卯京師雨雹

雨于具翻

六月京兆扶風

及涼州地震

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積裂

岱山在博縣西

北賢曰徂來山一名尤來山博今博城縣余按二山並
在博縣界而先書岱山以尤來山繫之博者岱宗人皆
知之而尤來山則容有不知
其在博縣界者故書法如此

己酉赦天下

司空虞

放免以前太尉黃瓊為司空

捷為屬國夷寇鈔百姓

永初元年以捷為南部都尉為捷為屬
國都尉領朱提漢陽二縣捷居言翻

益州刺史山昱

擊破之

姓譚山古烈山氏之後一曰周
有山師掌山林後以官為氏

零吾羌與先

零諸種反寇三輔

種章勇翻

秋七月京師雩

公羊傳曰雩旱祭也

減

公卿已下奉貢王侯半租

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洪氏隸釋曰濟陰太守孟郁修

堯廟碑其文有曰非所以表神聖曰以太牢春秋秩祠曰是以好道之徒自遠方集其字皆作以曰已章聖德曰敦我已德厲我已仁字皆作已已以義同而字構異體足以知自漢至唐已以二字通用矣奉扶用翻貢吐得翻假借也占賣關內侯占之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

錢各有差

緹他弟翻又音啼

九月司空黃瓊免以大鴻臚東

萊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

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簡除煩苛

禁察非法郡中大治

治直吏翻

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

賢曰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邪讀曰耶

人齋

百錢以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

朝直達翻郡聽事曰郡朝公府

聽事曰

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

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

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

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今越州城西四十五里錢清鎮

即父老送寵處為于偽翻

冬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

種章勇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

湟中有義從胡即小月氏胡也從才

用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固頗軍

賢曰稽固猶停留也使不

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閎歸罪於頗頗坐

徵下獄輸作左校

下遐稼翻

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胡閎

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

賢曰說文曰塢小障也一曰庫城也音烏古翻轉

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

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

復扶又翻臣生

長邠岐年五十有九

長知兩翻邠悲中翻

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

籌其事有誤中之言

謂知馬賢必敗也事見五十二卷順帝永和五年更工衡翻中竹仲

翻

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

冗而龍翻

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

使疏吏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

宣國威澤

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

將已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

賢曰郡將郡守也鳥鼠山

名在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為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由郡守不加綏撫致使反叛其病一也

爾雅翼鳥鼠同穴之中渭水出焉其鳥為鶡其鼠為鼯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鶡似鷄而小黃黑色入地三四尺

鼠在內鳥在外在隴西首陽縣沙州記云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鳥鼠同穴之山將即亮翻力求猛

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

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

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賢曰戚憂也是

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

零吾等

監古街翻

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降戶江翻下同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氏羌寇張掖

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零音憐

而道路隔

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

庵草屋廬寄舍也毛晃曰結草

木曰菴在野曰廬

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

復通

復扶又翻下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

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

李翕蓋安定屬國都尉然志無安定屬國以御

史督軍故曰督軍御史先悉薦翻爾雅翼狼貪猛之獸聚物而不整故稱狼籍

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

任音壬

而皆倚恃權貴不

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

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怙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滇音顛復扶又

翻

夏四月長沙賊起寇桂陽蒼梧

乙丑恭陵東闕

火

恭陵安帝陵

戊辰虎賁掖門火

賁音奔

五月康陵園寢火

康陵

殤帝陵

長沙零陵賊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刺史及蒼

梧太守望風逃奔遣御史中丞盛修督州郡募兵討之

不能克 乙亥京師地震 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

百官

志中藏府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

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闢火 鳥吾

羗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艾縣賊攻長沙

郡縣

艾縣屬豫章郡賢曰故城在今洪州建昌縣按今洪州分寧本漢艾縣又按宋白續通典分寧縣本

武寧縣武寧縣本漢西安縣西安縣後漢建安中分海昏縣立而建昌縣乃永元中分海昏立在建安之前當

是時艾縣故在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移建昌居焉艾故城在建昌界賢注是也殺益陽令衆至

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零陵蠻亦反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

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倣備故敢

乘間而進間古苑翻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

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

爽曰掾促去掾俞紹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

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

閤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拜家一人為郎尚書朱穆舉右校令山

陽度尚為荊州刺史

右校令掌石工徒秩六百石屬將作大匠趙明誠金石錄有荊州刺

史度尚碑云其先出自顓頊與楚同姓熊缺之後又曰統國法度按元和姓纂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不言其

與楚同姓也

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

武陵蠻

緄古本翻

考異曰帝紀三年十二月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荊州刺史度

尚討長沙蠻平之此市當在今年三月重出誤也

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

折耗軍資往往抵罪

先悉薦翻折而設翻

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

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嫵失大臣之節有詔勿

劾

監古街翻動戶緊翻又戶得翻

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

中郎

將軍出征從事
中郎職參謀議

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

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

荊州平定

降戶
江翻

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應奉薦以為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

許 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

滇音
顛

太尉劉矩免以

太常楊秉為太尉 皇甫規持節為將還督鄉里既無

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

惡鳥
路翻

於是

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

賢曰謂以文
簿虛降非真

心也降
戶江翻

帝璽書誚讓相屬

屬之欲翻

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

秋戎醜蠢戾

賢曰蠢動也戾乖也

舊都懼駭

舊都謂長安

朝廷西顧臣

振國威靈羌戎稽首

稽音啟

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

臣之義不敢告勞

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驚驚

故恥以片

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

賢曰先事謂前輩敗將也

庶免罪悔前踐

州界先奏孫雋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燾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

上時掌翻辟毗亦翻

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

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

郡守

謂之郡將復扶
又翻將即亮翻

子思復父之恥載輦馳車懷糧步走交

構豪門競流謗譏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

讎是周
翻債也

若

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

擔都
濫翻

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

易以
鼓翻

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

謂元

王昭君賜呼韓邪
單于也遺于季翻

鎮烏孫以公主

謂武帝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妻烏孫王昆

也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

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

將出
即亮

翻少詩
治翻

覆軍有五

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尚敗於平襄司
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

趙冲敗於
鵠陰河

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

印完全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

寫之權門而名

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

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

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

功狀

數所角翻

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

前事即誣毀之事也

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

下遐稼翻斂力贍翻

規誓而不聽遂以

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

校戶教翻

諸公及太學生張

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赦天下以

衛尉潁川許栩為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

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平陵

昭帝陵

桂陽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反太守陳奉

討平之宦官素惡馮緄

復扶又翻
惡烏路翻

八月緄坐軍還盜賊

復發免冬十月丙辰上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

苑光祿勲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

有三空之厄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

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毀顏謂面有憂

色臨于臣民之上無以為顏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

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十一月司空劉

寵免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

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

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

枝葉謂中布列臣族親也

職署署官舍也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

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塞悉則翻請下司隸校尉中二

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司隸校尉部三輔三

河弘農中二千石列卿也各率其屬城門校尉部十二
城門司馬門候五營校尉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也
各有司馬員吏北軍中
候掌監五營下邳稼翻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

有遺漏續上言各官實覈所部以當斥罷者言之公府更察其遺漏者續上狀使無有佚罰者上

時掌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

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詔徵皇甫規為度遼

將軍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

言唯規薦舉前後七上

為于偽翻
上時掌翻

由是拜武威太守及

規為度遼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

元帥

謂度遼
將軍也

以從眾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舉事者願乞宥官

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規為度遼將軍以規為使

匈奴中郎將

使疏
吏翻

西州吏民守闕為前護羌校尉段

熲訟寃者甚眾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

滇音
顛種

章勇翻幾
居布翻

乃復以熲為護羌校尉

尚書朱穆疾宦官

恣橫

孟翻 戶

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

常伯之任

賢曰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漢官儀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

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常伯侍中處昌呂翻

天朝政事一更其手

逢朝直翻

更工衡翻

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

荷下可翻放

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

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被皮義翻

帝不納後穆因進

見見賢通翻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

人省尚書事復扶又翻賢曰省覽也省悉井翻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

奏賢曰傳通也皆用姓族賢曰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

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賢曰傳聲令出良

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數所角翻穆素

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幾居豈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

臣

范來宗

洗馬

臣

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

臣

范鰲

膳錄監生

臣

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七

起閼逢執徐盡癸兆敦將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春二月丙戌邠鄉忠侯黃瓊薨

賢曰說文云邠潁川

縣也漢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始三年更名曰邠音亢考異曰范書四年瓊免司空至七年卒袁紀七

年瓊以太尉薨范書楊秉五年代劉矩為太尉袁紀此年瓊卒秉乃為太尉今從范書將葬四

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初瓊之教授於家徐穉從之諮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穉往弔之

進爵哀哭而去

穉直利翻復扶又翻爵盧對翻醖祭以酒沃地曰爵

人莫知者

諸名士推問喪宰

喪宰典喪者也

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

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衆曰必徐孺子也

徐穉字孺子先

悉薦翻衣於既翻

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之及於

塗容為沽酒市肉穉為飲食

為于偽翻下同

容問國家之事

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

語

倨翻

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

論語載孔子之言

然

則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

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

食讀曰飢衣於既翻

而為季

偉飲酒食肉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茅容字季偉此為如字

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亦以孔子

之言語諸人蓋以甯武子况徐孺子

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

識陳留符融

符姓也此符從竹從付非草付之符

一見嗟異因以介於

河南尹李膺

古者主有儗客有介孔子叢子曰士無介不見介因也

膺與相見曰

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

郭泰字林宗

其聰識通

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

夏戶雅翻鮮息淺翻

遂與為

友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

千兩

兩音亮

膺唯與泰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

自雒陽至太原渡河而西北

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

好呼到翻

周遊郡

國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

相對

賢曰夷平也說文曰踞蹲也論文曰原壤夷侯言平坐踞傲也

容獨危坐愈恭

危坐

正襟盡前而坐

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

饌離皖翻

又雞
翻

泰謂為已設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

食讀曰似毛
晃曰板為閣

以藏物曰
度舉綺翻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

賢曰草簾也
飯父遠翻

泰曰卿賢

哉遠矣

既言賢哉又言遠矣
言其賢去常人甚遠

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

供賓旅

三牲之具謂養親之具也
日用三牲之養賓旅猶言賓客也

而卿如此乃

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卒為盛德

卒子
恤翻

鉅鹿孟敏

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

荷下可翻甌子孕翻譙
周古史考曰黃帝始作

甌周官考工記甌實二甬註云六斗四升曰甬古者陶
而為甌釋器云甬謂甕甕銘也孫炎曰關東人謂甌為

甕涼州人謂甌
為鈔甌即甌字

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

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言知其德性因勸令游學遂知

名當世陳留申屠蟠家貧傭為漆工鄆陵庾乘少給事

縣廷為門士

鄆陵縣屬潁川郡師古曰鄆音偃陸德明曰鄆謁晚翻又於建翻賢曰門士即門卒

少詩照翻

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

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陳國童子魏昭請於泰曰經

師易遇人師難遭

經師謂專門名家教授有師法者人師謂謹身修行足以範俗者易以啟

翻

願在左右供給灑掃

灑所賣翻又山寄翻掃悉報翻

泰許之泰嘗不

佳

謂體中有不節適也語曰不佳微有疾也

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

呵責怒也
音虎何翻

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

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

為于偽翻重直
龍翻復扶又翻

如此者三昭

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

遂友而善之陳留左原為郡學生犯灋見斥泰遇諸路

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

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

呂氏春秋曰顏
涿聚梁父大盜

也學於孔子左傳晉伐齊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杜預註曰犁丘隰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

曰晉荀瑶伐鄭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

今若命汝是邑服車而朝毋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木晉國之馭說文曰馭會也謂合兩家之買賣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軾之國人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馭子朗翻卒子恤翻

顏回尚不能無過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子問之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

未能也又語曰顏回好學不貳過蘧求於翻璠于脊翻

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

而已

恚於避翻

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泰不絕惡人者泰曰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賢曰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

若疾之甚是益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泰在

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或問

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

賢曰介推之類

貞不絕

俗

賢曰柳下惠之類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泰

嘗舉有道不就

舉有道事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同郡宋冲素服其德

以為自漢元以來未見其匹嘗勸之仕

漢元謂漢初也匹儔也等也偶

也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

將優游卒歲而已

卒子恤翻

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

誘音酉

徐穉以書戒之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皇寧處

賢曰顛仆也維繫也喻時將衰季非一人所能救也尹焞曰栖栖猶皇皇也處昌呂翻

泰

感寤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

濟子

禮翻

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年過四十聲名

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

表隗欲為從女求婚

為干偽翻從才用翻

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

矣允聞而黜遣其妻

允妻夏侯氏允黜其妻欲婿于表也

妻請大會宗親

為別因於衆中攘袂數允隱慝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廢

於時

當時清議為何如哉數所矩矱吐得翻

初允與漢中晉文經並恃其

才智曜名遠近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

卿大夫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雜坐其門猶不得見三

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

否音鄙

以為與奪符

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行下孟翻下同

以豪傑自置遂使

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

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

慙歎逃去後並以罪廢棄陳留仇香至行純嘿

姓講仇姓宋大

夫仇牧之後行下孟翻下同

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

蒲亭屬陳留郡

考城縣

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

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

賢曰落居也今人謂院為落

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

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

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

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感悟卒為

孝子

為于偽翻
卒子恤翻

考城令河內王真署香主簿

考城縣屬
陳留郡故

舊縣章帝惡其名改曰考城

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

無少鷹鷂之志邪

鷹鷂以鷲擊為事左傳見無禮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少詩沼翻

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曰枳棘之林非

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

賢曰時奐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

乃以一

月奉資香

奉讀曰俸

使入太學郭泰符融齎刺謁之

書姓名以自通

求見曰刺泰漢之問謂之謁

因留宿明旦泰起下牀拜之曰君泰之

師非泰之友也香學畢歸鄉里雖在宴居

賢曰宴安也朱子曰宴居

閒暇無事之時

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

責妻子庭謝恩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

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三月癸亥隕石于鄆

鄆縣

屬扶風
鄆音戶

夏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荊州刺史度尚募

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

潘鴻等逃入深山

宿賊言積
久為賊者

尚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

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

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

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

易以
敗翻

當須諸

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

申令者
既下令

而申言之
申重也

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

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

咎責

以失火自咎責
也勞力到翻

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

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

少詩
沼翻

何足介意衆咸憤踴尚敕

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

備

復扶
又翻

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延熹五年尚
判荊州至是

三年
矣

羣寇悉定封右鄉侯

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

幸章陵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時公卿貴戚車

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

勝音升

護駕從事桂陽胡騰

上言

護駕從事蓋荊州刺史所遣護車駕者也

天子無外

春秋公羊傳曰王者無外

乘輿

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

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干擾郡縣

荊州刺史得察

舉所部郡縣而不可得察舉扈從之臣若比司隸校尉則得察舉其姦故肅然也

帝在南陽左

右並通姦利詔書多除人為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

積星名為郎位

賢曰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五帝坐後聚二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積聚也

入

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

斷丁管翻

於是詔除乃止 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 十

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

璜皆卒

汝陽縣屬汝南郡
武原縣屬彭城國

初侍中寇榮恂之曾孫也

性矜潔少所與

少詩
沿翻

以此為權寵所疾榮從兄子尚帝

妹益陽長公主帝又納其從孫女於後宮

從才用翻
長知兩翻

左

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與宗族免歸故郡

寇氏本上
谷昌平人

吏

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榮恐不免詣闕自訟未至刺史張

敬追劾榮以擅去邊

刺史蓋幽州刺史也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有詔捕之榮

逃竄數年會赦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曰陛

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

大戴禮曰男子

八月生齒女子七月生齒

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

抵

賢曰說文曰批側擊也批音片支翻亦按前書音義批音蒲結翻抵諸氏翻

青蠅之人所

共構會

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青蠅能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令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

事見三卷周赧王七年

殘詔之

吏張設機網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

謂剪伐松栢如人之髡剔也

欲使嚴朝必加濫罰

朝直遙翻

是以不敢觸

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啟獨覩之

明敕可濟之人援沒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

賢曰

春夏生長萬物故不宜怒為于偽翻下同淹恚不為歲時怠

滯怒淹恚言怒恚積蓄久而不

化也恚於避翻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逐

臣者窮人途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

史記楚人伍奢為平王太

子建太傅費無極譖殺奢奢子員字子胥奔吳漢求季

是購之得伍員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員音云

布

事見十卷高祖五年

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

罪足以蠲除

賢曰無驗謂無罪狀可案驗也

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

臣甫力

賢曰甫始也力甚也

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

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

覆敷救翻

地厚而無

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

遠于願翻

如臣犯元惡大慙

賢曰慙惡言元惡之人大為人所惡也慙徒對翻

足以

陳原野備刀鋸

賢曰鋸刑也國語曰刑有五大者陳諸原野

陛下當班布臣

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

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周禮秋官曰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

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罷民右肺石達窮民註肺石赤石也槐取其懷來棘取其赤心外刺

而閭闔

九重

賢曰閭闔天門也重直龍翻

陷穽步設舉趾觸罟罟

賢曰穽阮穽也說文

罟兔網也罟亦兔網也音浮嗟

動行絳羅網

絳古賣翻罟也

無緣至萬乘之前

乘繩證翻

永無見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復何聊

復扶又翻

蓋忠臣

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

浚井之難

史記舜父瞽叟常欲殺舜使舜塗廩從下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又使穿井舜為匿

空旁出舜既入深父乃下土實之舜從旁空出去難乃旦翻

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

謗

左傳驪姬嬖於晉獻公欲殺太子申生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曰姬

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

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臣敢忘斯義不自斃以解明

我辭姬必有罪遂縊而死

朝直遙翻

願陛下勾兄弟死命

賢曰勾乞也音蓋

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

死陳情臨章泣血帝省章愈怒

先悉薦翻

遂誅榮寇氏

由是衰廢

考異曰袁紀置此事於延熹元年按范書榮傳云延熹中被罪榮書又云遇罰以來三

赦再贖不知榮死果在何年按襄楷寶武上書皆言梁孫寇鄧之誅今置於此

八年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

賢曰史記曰老

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為周守藏史有神廟故就祠之苦縣屬陳國故城在今亳州谷

陽縣苦音
戶又如字

勃海王惺素行險僻

惺苦回翻
行下孟翻

多僭傲不

法北軍中候陳留史弼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

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

道興骨肉之恩遂矣竊聞勃海王惺外聚剽輕不逞之

徒

賢曰剽悍也逞快也謂被冤枉不快之人也左傳曰
率羣不逞之人余謂不逞謂包藏禍心而不得逞者

剽匹
妙翻

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家之棄子朝之

斥臣

朝直遙
翻下同

必有羊勝伍被之變

羊勝事見十六卷景
帝中二年伍被事見

十九卷武帝
元狩元年

州司不敢彈糾

州司謂州
刺史之屬

傳相不能匡輔

陛下隆於友于

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不忍遏絕恐遂滋蔓

滋長也蔓延也

左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

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處其

法

處昌呂翻

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

所許

少詩呂翻

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海有享國之慶

不然懼大獄將興矣上不聽惺果謀為不道

帝紀曰惺謀反

有

司請廢之詔貶為瘞陶王食一縣

賢曰瘞陶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趙州瘞

陶縣西南瘞於郢翻

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

正

校戶教翻

千秋萬歲殿火

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殘暴貪婪

婪盧含翻

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

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

重直用翻

秉

因奏曰臣案舊典宦者本在給使省閹司昏守夜而今

猥受過寵執政操權

操七刀翻

附會者因公褻舉違忤者求

事中傷

忤五故翻中竹仲翻

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

妾盈紈素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

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

復扶又翻

近其斬翻

昔懿公刑邴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

卒有竹中之難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邴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用之而使

邴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邴以鞭扶職職怒邴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

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弑公納諸竹中邴音丙又彼病翻邴左傳作歐昌詵翻卒子恤翻

難乃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
畀與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屏必邴翻
若

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

掾屬詰之曰

賢曰召秉掾屬問之詰去吉翻

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

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

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

左傳載寺

人披之言此經典也

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事見十五卷文帝後二年此漢制也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

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奏左官

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

斂力瞻翔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愴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瑗

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

東武城屬清河郡據宦者傳瑗封東武陽侯東武陽屬東郡上時掌翻

詔貶為都鄉侯超

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

考異曰楊秉傳南巡之明年秉劾侯覽則是在此

年矣宦者傅韓縝奏具瑗瑗坐奪國為鄉侯與秉傳所云削瑗國共是一時事明矣而袁紀載在去年春與范不同今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闕內侯尹從范書

勲等亦皆奪爵帝多內寵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

從使復兼倍於此

驅役者嬖倖挾勢驅掠良人以供掖庭私役者也從使者趨勢附力樂從

而為之使者也復扶又翻

而鄧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

譖訴

更工衡翻

癸亥廢皇后鄧氏送暴室以憂死

漢官儀曰暴室在掖

庭內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者亦就此室

河南尹鄧萬世虎賁

中郎將鄧會皆下獄誅

下遐豫翻

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

羌破之

姐也翻
人音紫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

元羣罷北海郡

宛陵縣屬
河南尹

臧汚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

賢曰溷
軒廁屋

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

宦官膺竟反坐

反坐按其罪而不得行反自坐罪

單超弟遷為山陽太

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

考鞫而致其死
罪也緄古本翻

中官

相黨共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

美業

同障
同也

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

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緄俱輸作左校

夏四月甲寅安

陵園寢火

安陵惠帝陵也

丁巳詔壞郡國諸淫祀

壞音怪

特留

雒陽王渙密縣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

為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

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

土競立肩嗣繼體傳爵

順帝陽嘉四年著令聽中官以養子襲爵

又嬖女充

積冗食空宮

無事而食謂之冗食冗而隴翻

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

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

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

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要一遙翻

父兄相代

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

好呼到翻

私

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惟陛下開廣諫道

諫道謂言路也

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

遠于願翻

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

至風詔特召瑜問災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

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

復扶又翻下同

拜為議郎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

桂陽太守任脩棄城走

任音

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

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為城

零陵郡武帝置

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

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

避難

難乃旦翻

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

而沮國威乎

孥音奴沮在呂翻

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

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

此則今則車弩之類

賊激流灌城球輒

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

徵還京師詔以尚為中郎將率步騎三萬餘人救球發

諸郡兵并執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尚
為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叙為賊所執及任胤皆徵棄
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
入荊州界度尚懼為已負

負罪負也懼以不能盡滅羣賊為罪

乃偽上言

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

上時掌翻下遼稼翻

辭狀未

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

竹約為節械節亦械之刻

約處也考異曰按張磐會赦得原檢帝紀此後未有赦不知會何赦也六年三月赦前此二年永康元年六

月赦後此二年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

年今從帝紀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曰磐備位方伯

古者八州八伯漢州刺史古方伯之任也

為尚所枉受罪牢

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

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

尉

以傳車召致廷尉也傳株戀翻又直戀翻

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

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

上時掌翻

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閏月甲

午南宮朔平署火

此朔平司馬署也百官志朔平司馬主北宮北門

段熲擊

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

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

落

降戶
江翻

封頰都鄉侯

秋七月以太中大夫陳蕃為太

尉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帝不許暢

龔之子也

王龔事安
帝為公

嘗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

下車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

破其家
業也

功曹張敞奏記諫曰文翁召父卓茂之徒

召讀
曰邵

皆以溫厚為政流聞後世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

惡難以聞遠

聞音
問

郡為舊都侯甸之國

古者天子之制
規方千里以為

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為侯服光武起於南陽其後謂之南都又於雒陽在侯甸之內故云然

園廟出

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

賢曰南頓君以上四廟在章陵光烈皇后和帝陰后鄧后並新

野人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

不如行恩孳孳求姦

孳孳猶汲汲也

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

者遠

論語載子夏之言陶音遙

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其言更

崇寬政教化大行

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歛

稅錢

賢曰畝十錢也余據宦者傳張讓等說靈帝歛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田租三十稅一

而計畝歛錢則自此始

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冬十月司空周

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茂愷之子也

劉愷以讓國重於時位至公

郎中竇武融之玄孫也有女為貴人采女田聖有寵於

帝帝將立之為后司隸校尉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

廢所因漢立飛燕眉祀泯絕

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平元年

宜思闕睢

之所求

闕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

遠五禁之所忌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

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于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

不娶廢人倫也遠于願翻

太尉陳蕃亦以田氏卑微竇族良家爭之

甚固帝不得已辛巳立竇貴人為皇后拜武為特進城

門校尉封槐里侯 十一月壬子黃門北寺火 陳蕃

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

數所角
翻下同

請加原宥升之爵任

言及反覆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

忠賢武將國之心膺

將即亮
翻

竊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

李膺等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賢曰肆
陳也

陛下既不聽察而

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

邇觀聽為之歎息

為于
偽翻

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

帝捨安國於徒中

賢曰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
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

此言武帝誤也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

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

緄前討蠻

荆均吉甫之功

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鄭玄注云方叔先與吉甫征伐玁狁今特

征伐蠻荆皆使來服宣王之威緄以順帝時討武陵長沙蠻夷有功故以吉甫比之

祐數臨督司

有不吐茹之節

賢曰謂祐奏梁冀弟曼又為司隸校尉權豪畏之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數所角翻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

膺為漁陽太守烏桓校尉皆幽部也度遼將軍則屯

并部是其著威遺愛之地

今三垂蠱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

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

復扶又翻下同

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

還京師

野王縣屬河內郡而河內郡屬司部畏膺察舉其罪故逃還京師也

匿於兄家合

柱中

合木為柱安足以容人合柱謂兩柱相直兩屋相合處也

膺知其狀率吏卒破

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帝召膺

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

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

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

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

屏氣

屏必郭翻

休沐不敢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

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

弛大爾翻壞也

而膺獨持風

裁

賢曰裁音才代翻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

門云

賢曰以魚為喻也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

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數千薄集龍門下不得上上則為龍被皮義翻

徵東海相劉

寬為尚書令寬崎之子也

劉崎事順帝為司徒崎丘宜翻

歷典三郡

賢曰

東海王彊曾孫臻之相也按寬傳云是年自東海相徵為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

溫仁多恕

雖在倉卒

卒讀曰猝

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

之

古者鞭用生皮為之

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每見父老慰以農里

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詔公卿郡國舉至孝太

常趙典所舉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

之禮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

爽言正指帝多內寵也左傳晉侯有疾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

也是謂疾如蟲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過則為災於是乎節宣其氣也施式智翻

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

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

時亦罔或克壽

尚書無逸之辭

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

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賢曰適猶從也言喪身之愚甚於截趾也喪息浪翻

臣

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

從才用翻從官

謂後宮有爵秩而常從者侍使則侍后妃貴人左右而給使令未有爵秩者也復扶又翻下同

空賦不

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

塞悉翻

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

皆遣出使成妃合

妃讀曰配

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司隸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減戶者

戶謂著戶籍於官者也減

戶則無老無弱皆死於飢無復遺種也

詔徵張奐為大司農復以皇甫

規代為度遼將軍規自以為連在大位欲求退避數上

病不見聽

數所角翻上時掌翻

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

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

遠丁願翻

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塗

度遼將軍屯西河界并州刺史所部也皇甫規字威明賢曰言欲歸

第避仕宦之塗也

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

為手偽翻

何能申

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

水清

濟子禮翻

司徒許栩免五月以太常胡廣為司徒

庚午上親祠老子於濯龍宮以文罽為壇飾

罽居例翻西夷織毛

為布罽

淳金釦器

釦去厚翻說文金飾器口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史言

其非禮坐徂卧翻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及烏桓同叛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數道入塞寇掠緣邊九郡秋七

月鮮卑復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

詛莊助翻

於是上郡沈

氏安定先零諸種

種章勇翻

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

被皮義翻

詔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

護匈奴中郎將

秩比二千石九卿秩中二千石

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度遼將軍

及護烏桓校尉營也

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

初帝為蠡吾侯受

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

植有名當朝

朝直遙翻

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

師獲印周仲進

房植字伯武周福字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揣初委翻

揣度也量也度量其輕重長短而為譏議也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

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暉為功曹

瑨即刃翻暉音賢

皆

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

朝郡朝也公卿牧守所居皆曰府朝

直遙翻

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

衡以屬資

行下孟翻屬之欲翻

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

書佐朱零

百官志郡閣下及諸曹各有書佐幹主文書

零仰曰范滂清裁

賢曰

裁音才代翻裁制也言其清而有制也

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

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

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孟博范滂字也諾者隨言而應無所違也畫諾猶畫

可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公孝岑暉字也嘯吟也言但坐

而吟嘯於郡事無所豫也

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

其冠

冠古玩翹

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衡工翹

學中語曰

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

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

否音

鄙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

屣履者履不躡跟也

宛

有富賈張汎者

宛於元翹賈音古考異曰陳蕃傳作張汜謝承書作張子禁今從岑暉傳作

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

得顯位用執縱橫

鏤郎豆翹好呼到翹遺于季翹橫戶孟翹

岑暉與賊曹史

張牧

賊曹主盜賊事

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

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

津貪暴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瓚

丁度集韻瓚職

日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

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者因緣譖訴瑨瓚帝大怒徵瑨

瓚皆下獄

下遐稼翻

有司承旨奏瑨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

翟超

翟萇伯翻

以郡人張儉為東都督郵侯覽家在防東

百官

志郡有五部督郵監屬縣郡國志防東縣屬山陽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金鄉縣南殘暴百姓覽

喪母還家

喪息浪翻

大起塋冢

塋音營

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

遮截

截昨結翻後乃作截

章竟不上

上時掌翻

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

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

復扶又翻

御進也 考異曰袁紀儉行部至

平陵逢覽母儉按劍怒曰何等女子干督郵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雞犬器物悉無遺類苑康傳亦云張儉殺候覽母按其宗黨或有進匿太山界者康窮相收掩無得遺脫覽大怨之徵詣廷尉坐徙日南案侯覽傳云覽喪母還家陳蕃傳云翟超沒入侯覽財產坐髡鉗皆不云儉殺其母若果殺之則苑康不止徙日南也侯覽傳又云建寧二年喪母蓋以誅黨人在其年致此誤耳

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

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

嵩古老翻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

歸戲射殺之

將即亮翻射而亦翻

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

屬無少長悉考之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

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

暴其尸

暴步木翻

於是宦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

鉗輸作右校

校戶教翻

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璿瓚超

浮等罪

考異曰陳蕃傳又有司徒劉矩按時胡廣為司徒非矩也

帝不悅有司劾

奏之茂不敢復言

劾戶舉翻又戶得翻復扶又翻下同

蕃乃獨上疏曰今

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

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

深難乃

旦翻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賢曰言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畜

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

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

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

之

賢曰五侯謂肩讓淑忠戟與冀同時誅事見冀傳

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

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

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

乎去惡

去羌
呂翻

至於陛下有何悁悁

說文曰悁悁恚
忿也悁繁年翻

而小

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

長知兩翻
為於偽翻

必加

刑譴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

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

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

從才用
翻橫戶

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

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以重賞

中屠嘉事見十四卷文帝後二年董宣事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十九年

未聞二臣

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

惡烏路翻

妄相交構

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

政之源

唬與啼同塞悉則翻與讀曰豫

引納尚書朝省之士

朝直遙翻

簡練

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

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

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

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

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

天文志太微天

子庭也五帝之坐也賢曰太白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星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星見太白

故金火並為罰星也坐徂卧翻

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

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

子布政之宮也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焉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法無繼嗣

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

續漢志曰延熹七年雒陽城傍竹栢葉有傷枯者考異曰帝紀此年十二月書雒城傍竹栢枯傷誤也

臣

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春夏以

來連有霜電及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
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
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

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

黃石公三畧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

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

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

梁寇孫鄧並見族滅

賢曰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

其從坐者又非

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

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

事見上卷二年

被皮義翻

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

文王一妻誕至十子

史記大如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

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同母兄弟十人

今宮女數千

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

螽斯言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

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

位也

孝經援神契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

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

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

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公羊傳西狩獲

麟有以告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蓋以為異也見賢通翻

願賜清間極盡所言

書奏不省

問讀曰閑省悉井翻

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殷紂好色

妲己是出

好呼到翻下同殷紂冒色有蘇氏以妲己女之妲當割翻

葉公好龍真龍

游廷

葉公子高好龍天龍聞而降之窺頭於牖

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

謂已受重

腐之刑得罪于天者也

陛下愛待魚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

偽翻

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

賢曰浮屠即佛陀聲之轉耳謂佛也此

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

惡鳥路翻
去先呂翻

今陛

下者欲不去

者讀
日嗜

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浮

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賢曰言浮屠
之人寄桑下

者不經三宿便即移
夫示無愛戀之心也

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

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

單與
殫同

奈何

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

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

數所
角翻

尚書承旨

承旨
謂承

宦官風
指也

奏楷不正辭理而違背經執假借星宿

背蒲妹
翻宿音

秀造合私意

合音閣牽合也

誣上問事請下司隸正楷罪瀆

下遐

翻嫁

收送維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

故不誅猶司寇論刑

司寇二歲刑也

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

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

好呼到翻

常躬自

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楷言及之符節令汝南蔡衍

百官

志符節令秩六百石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屬少府

議郎劉瑜表救成瑨劉瓚言

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瓚竟死獄中瑨瓚素剛直有經術

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晁張牧逃竄獲免晁之亡也

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

賢曰望怨也余謂望責望

也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

左傳之文相息亮翔累力瑞翔

公孝

以要君致釁

要一遙翔

自遺其咎

遺于季翔

吾已不能奮戈相待

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彪嘗為新息長

新息縣屬

汝南郡賢曰今豫州縣長知兩翔

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

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

案驗掾吏欲引南

引南者引車南行者

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

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

聞之亦面縛自首

首式救翻

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

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 河南張成善風角

賢曰風角謂候

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

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

考異曰膺為

河南尹按膺此事非作尹時也

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

伎渠綺翻

帝亦頗訊

其占

訊問也

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游

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

更工衡制

說文曰誹謗也

疑亂風俗

考異曰袁紀作牢順今從范書

於是天子

震怒班下郡國

下遐稼翻下同

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案經三府

案文案也以考驗為義

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

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

左傳晉范宣子

囚叔向祁奚見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豈有罪名不

章而致收掠者乎

掠音亮

不肯平署

賢曰平署猶連署也

帝愈怒遂

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

時宦官專權置黃門北寺獄自武帝以來中都官詔獄所未有

也下遐稼翻

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

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

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

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

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

賢曰帝謂天也陶音遙

如其有罪

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

復扶又翻

帝諱

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

考異曰袁紀李膺下獄在九月范

書蕃免在七月蕃傳上書極諫曰膺等或禁錮閉隔或

死徙非所云云按膺等赦出在明年六月再下獄死徙

在建寧二年十月蕃既以此年七月免則蕃傳所云疑

非蕃書也又袁紀無陳蕃免事靈帝即位以太尉陳蕃

為太傅按蕃免後有太

尉周景蓋袁紀誤也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

賢

染謂獄辭所汙染也逮謂連及也

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桀

恥不得與

與讀曰預

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

為黨人所附也

薦張奐事見上卷六年張鳳上書事見五年

臣宜坐之朝廷

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

行下孟翻下同

時人謂之

李杜故同時被繫密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

百官志凡

郡國守相嘗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縣屬北海國

見鄭玄為鄉嗇夫知

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卒成大儒

卒子恤翻

後密去

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

鄉里閉門掃軌

賢曰軌車迹也言絕人事

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

曰劉季陵清高士

劉勝字季陵

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以激

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位為大夫謂在朝列也見禮上賓謂郡守

接遇之也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

賢曰寒蟬

謂寂默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寥而無聲

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

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

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 九月以

光祿勳周景為太尉 司空劉茂免 冬十二月以光

祿勳汝南宣鄴為司空

姓譜宣以諡為氏

以越騎校尉竇武

為城門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

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得兩宮賞賜

兩宮謂天子及皇后

悉散與太

學諸生及勾施貧民

勾居太翻與也施式鼓翻

由是衆譽歸之 勾

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

降戶江翻

凡二十萬口奐但

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

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

而寇抄滋甚

抄楚交翻

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

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

夫音扶濊音穢貊莫百翻

從右

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

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觀此則夷狄亦有邑居矣檀石

槐蓋盡有匈奴故地敦煌徒門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五